

凭轩醉湖山

□ 马力

张恨水说：“陶然亭不是一个亭子，是一座庙宇，立在高土坡上。”这是他那个年月的光景。在早，慈悲庵西侧有过亭子，造它的人，是监修故宫太和殿，且在南下注职掌窑厂的工部营缮司郎中江藻。亭建好，总要有个名字。江藻号鱼依，能诗，他的《陶然吟并引及跋》云：“西面有陂池，多水草，极望清幽，无一点尘埃气，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，坐而乐之，时时往游焉。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。偶忆白乐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，余虽不饮酒，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，亦复有心醉者，遂颜曰陶然。”亭名，就这么得来了。有顶无墙谓之亭。江藻葺治的“小轩”，大概只是禅庵内的一个平台，有点像亭子。干脆认作亭子，也无妨。

亭周蓄水为湖，水色翠绿。在荒寂的城南，登亭，近观清风吹荡微茫烟波，遥望白云遮隐幽深峰峦，聊可于偏处觅趣。江郎中极为自得，“我生怀抱本陶然，坐卧其间亦足矣”的句子，从他口中欣欣诵出，用意也可算深了。

清人秦朝舒《消寒诗话》也道出相近言语：“京师外城西偏多闲旷地，其可供登眺者曰陶然亭。近临睥睨，远望西山，左右多积水，芦苇生焉，渺然有江湖意。亭故汉阳江工部藻所创。

江君自滇南人为工部郎，提督窑厂，往来于此，创数楹以供休憩，高明疏朗，人登之，意豁然。”后代亦据江藻之姓，呼这亭为“江亭”了。

多年后，江藻的长兄江紫把亭子拆掉，相度形势，傍庵增拓土基，前指后画，经之营之，筑出面西之轩数楹，岿然隐于翠樾中，湖光紫映，愈显明敞。又砌石为阶，缭以廊，衬得崇轩之势更其丰昂，高出水面一大截。跻览，一片湖山，俱在目前。游宴之际，清眺极远方，坐得西山之起伏，心尘因之一洗。设若于廊前檐下诗酒雅集，便入了“江亭修禊”佳境。山水鱼鸟之乐盈怀，各得其意之适，跟杖履于游乐园的马光那逍遥之心无异，是“不知天壤之间，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”。江紫号补斋，亦属偶倪非常之士，凡有兴造，一椽一榭、一榭一卯，穷妙极巧，“如名手作画，不使一笔不灵；如名流作文，不使一语不韵”，良可慨矣。

江藻的族兄江皋写过一篇《陶然亭记》，把“拆亭改轩”的首尾讲得分明。从康熙三十三年（公元1694年）到康熙四十三年（公元1704年），这期间，迎着塘泽孤渚、红莲碧波，临水一亭耐过十载风雨，更造之工告竣。旧亭倒掉，新轩代起。日往月来，

时移世易，建筑的形制换了，“陶然亭”这个名字，久而未变。横在檐枋上的匾额，给雅懿的文辞辟出展示的空间。自昔徂今，这个空间久为江藻亲题的“陶然”二字所占。板涂彩漆，字填金粉，望之有光，一耀观者眼目。

早年我在西四一带住，离陶然亭尚有近路。头一次去那里，到了菜市场，往南，跨险撞过一个过街楼，悬跨半空，才无所凭赖。从门洞一般的楼下只过了一回身，便记在心里了，只因它那种特别的样子实在稀奇，吃得住百十次默视。后来听说，这是一座供观音的庙。时下，它还在吗？宣武门外的风物，我很生，说不上来。那天，我还拐进一条狭长的街，两旁列着店铺。其时不知街名，也是后来，瞧见路牌：黑窑厂街。此街当然跟陶然亭有些关系。

这巷子再游陶然亭，我又到了此条街上。街口冲着陶然亭公园北门。论时令，不在风荷映日的夏，不在草木摇落的秋，也不在朔风吹雪的冬，却在棠花铺锦的春。

进去，目迎一个高丘。丘上昂立一座瓦顶大亭，匾上榜“窑台”两个篆字。额枋下悬着花格挂落，檐柱间设着坐凳榻子，建它的匠人，用了心。讲究的做工，对得住古窑的名气。明

成祖朱棣修皇宫，造城池，烧制琉璃砖瓦，就是从这儿取的土呀！南下注多水，土质也好，在此开官窑，不足怪。迨清，圣祖玄烨诏令窑厂转为民窑，江藻充任工部郎中，窑厂改制，自有一番操劳。

长年挖土，四近遍窑坑，亦积出不少阜垡，凸凸凹凹。湖塘边上，彼时竟成了葬尸的地方。古槐老柳，撩枝连卷，一片凄凄。叶荫之下，簇簇蒲苇也冒了出来，长得疯，长得野。“地匝万芦吹絮乱”，到了晚秋，本就荒芜的景色益发肃杀了，那一瞬，整个人都会被化不开的愁绪裹紧。不光是我，郁达夫在伤秋的一刻，这陶然亭的芦花，总是跟“钓鱼台的柳影，西山的虫唱，玉泉的夜月，潭柘寺的钟声”一同想起的，故而“北国的秋，却特别地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”。

高丘之上，有一个院子，设茶座。当院戳着一块条状的乌石，瘦而多皱，呼为“窑炼”，烧窑时未炼成的砖块是也。据闻，这块窑炼为唐代物。假定是真，则窑台之史，更长了。

屋院里外，有人喝茶，有人下棋，好安逸！你若细问窑台的种种，几位家住四近的老者，嘴巴会从杯口、眼睛会从枱上缓缓移开，叨扯不出几句——年代太远了。

登峰山

□ 尚长文

我故乡的小山村深街于武当山的褶皱里。自以为少小在山里长大，没见过真水，却也见了真山。不料到了山东邹城的峰山，却颠覆了半生的轻狂。

峰山距邹城市区不远。车停东门，几个人便开始爬山。拾级而上，走着走着，到了后来，几个有说有笑的人就开始变得寡言起来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山变得险峻起来，人也喘上了粗气。

打眼望去，眼前的峰山，怪石耸立。那些个石头，或斜或正，或倚或立，或蹲或卧，面目形态迥然各异。看得久了，恍惚间便以为，上天造万物时，左一个泰山，右一个蒙山，最后将造山之余料，一股脑斜倒在邹城，便有了峰山，有了眼前的奇峰和异石。

现在看来，那些想法稚嫩得就像是一个少儿的所思所想，却也让你不得不承认，优美的大自然，的确容易让人变得年轻。

顺着山道前行，渐渐地便试出了“山高路险”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。峰山海拔582.8米，和海拔1500多米的“五岳之尊”泰山比，算不得什么。但因了道路的坎坷，也因了百转峰回，总觉得眼前的山已足够高，山道也似永无止境，爬不完。

峰山的林子谈不上“老林子”，却也显得葱绿浓翠。林间树木多为柏树，极端正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柄柄刺向天空的神剑。导游说，这里的山算得上石头山，土壤较薄，柏树只能长在薄土之上。这时再看满目的柏树和其他不知名的树们，不禁对自然万物顽强的生命力暗自赞叹。

爬山的人不多，山道便寂寥了些。阳光从树的枝丫里透过来，让人感受到，这里与邹城相比，直接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一声鸟鸣，哪怕是一声咳嗽，都显得格外响。幽静的坡道上，除了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声，还可以真实地听到自个儿的心跳。

拐杖是少不了的。这与年龄，与是否健康，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只因在林中，手里多个家伙什儿，时不

时便能用上，或拄杖，或探路。我拿着拐杖，还有一个说出口的隐忧，便是担心山间小道随时有出没的长虫。只不过此言没敢吐出，怕一言成讫。

大凡名山，必有名人足迹。古代到访过峰山的，除了先贤孔子和孟子，还有秦始皇、李斯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董其昌、郑板桥等。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，有的是通过摩崖石刻的方式，有的是通过碑刻记载。此外，《诗经·鲁颂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水经注》中也有关于峰山的记载。

峰山上有不少石刻，我不懂书法，只能算“看热闹”。

最大的当数“鳌”字。这个字由我国著名书法家杨庭用长2.9米、重达40公斤的特制毛笔书写而成。为什么独题一个“鳌”呢？独占鳌头吗？“鳌”字的左下方虽有丹书跋文，却也说得比较含糊，并没有明确解释原因。

在我看来，峰山五华峰绝壁上的“光风霁月”四个大字，算得上最潇洒，也最飘逸了。这四个字为明万历年间邹城县令王自谨的老师罗景所书，字迹清秀，令人遐想。

五华峰下方有摩崖石刻《文殊般若经》，是北朝时期刻的，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朋友告诉我，峰山摩崖刻经与邹城铁山、岗山、尖山、葛山摩崖刻经通称“五山刻经”，是北朝书法艺术的宝库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一番跋涉之后，终于站在了峰山峰顶，极目远眺，但见万里长空如水洗般洁净，远处的邹城似一幅画呈现在眼前。

视野有了一种开阔之感，便想扮作诗人抒发一下情怀，临了却连“啊”字都没有勇气喊出。看来，混凝土的建筑里很难让人生出飞扬率真之气。

这个想法倒是提醒了我，未来的日子里，应该有意识地多走出去看看，在大自然里陶冶自己。

登一趟峰山，便能产生如此感慨和收获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吴门望亭

□ 周龙兴

苏州的运河故事以望亭开篇，名曰“吴门望亭”。我觉得吴门两字把苏州和开始的意都融进去了：苏州为春秋吴国都城故地，故有“吴门”之谓；门又有门户的意思，点明了位置，是出入口和必经之地。开始或者结束，出发抑或抵达，多少似水流年的往事，如果要选两字概括，“望亭”最相宜。

何谓望亭？北宋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云：“望亭，在吴县西境。吴先王所立，谓之御亭，隋开皇九年置为驿，唐常州刺史李袭誉改今名。”东汉末年，吴主孙坚在乌角溪（今沙墩港）和鹤溪（今大运河望亭段）交汇处建御亭，开始形成市镇。隋初天下一统，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雏形初现，置御亭驿，市镇日趋繁荣。唐贞观元年，为了避讳，常州刺史李袭誉取南朝庾肩吾诗“御亭一回望”，改曰望亭。

“御亭一回望，风尘子昼昏。青袍异春草，白马即吴门。”庾肩吾《乱后行经吴御亭》一诗，“吴门望亭”四字都有了，是历史上望亭的一次定格。只是那时的一回望，是侯景之乱爆发后江南的满目疮痍，是诗人睹物伤情的声声慨叹。

回望，是历历在目，也可能是怀古抒情。《汉书》载枚乘谏吴王（濞）曰：“修治上林，杂以离宫，积聚玩好，围守禽兽，不如长洲之苑。”上林苑为汉代著名皇家园林，长洲苑为吴王阖闾游猎

之处，两相媲美，而长洲苑相传便在今望亭境内。“阖闾走犬长洲”，挥之不去的是当年雄霸南方的意气风发，正所谓：“吴王初鼎峙，羽猎骋雄才。犖道阖闾出，军容茂苑来。”

唐武周万岁通天元年（公元696年），析吴县东北部置长洲县，望亭属长洲县，县名正取自境内的古长洲苑。百余年后，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，有感于此，曾作《长洲苑》诗。

白居易在苏州待了一年多，不算长，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苏州的诗。这些诗串联起一张别样的苏州风物地图，其中一站便是望亭。当望亭的历史发展步入承上启下阶段，需要再一次被铭记的时候，白居易来了。绕不开的，是那首《望亭驿酬别周判官》：

何事出长洲，连宵饮不休。
醒应难作别，欢少渐生愁。
灯火穿村市，笙歌出驿楼。
何言五十里，已不属苏州。

诗里的“御亭”已经自然过渡到“望亭”，运河的身影也日益清晰明朗起来。

御亭，是正襟危坐的模样，而望亭，已有行云流水之姿。从御亭到望亭，正契合江南的灵动温婉，也揭示了一个辉煌运河时代的到来。望是望见，是回望，也是望眼欲穿、望穿秋水，对于大运河，对于苏州，也对于江南。

春夏之交，第一次到望亭，我在吴门望亭运河公园里找一座亭子。亭

者，停也，是停驻点，可以停下来休憩，看看周围的风光。在繁忙的运河时代，停者，驿也，在适合停下来的地方修建驿站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望亭，兼而有之。一座亭，是望亭一切的开始。

运河西侧，望远阁前，“吴门长洲”牌坊旁，有亭翼然。这是一座重檐六角攒尖顶亭，匾额题有“御亭”两字，亭内有乾隆御碑。找到了，却总觉得眼前的亭子有些疏远。我印象中的运河畔的亭子，邮亭或者驿亭，不事雕琢，但重实用，贩夫走卒或商贾仕宦，都愿意在那里坐一坐。可能似轩似阁，看着不像一个亭子，但那正是最适合运河的亭子。如横塘驿站旁的一座驿亭，南北为门，东西置窗，四角四根石柱，朝南柱上一副对联，道尽了运河的繁忙日常：

客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，
灯悬待月邮亭遥映胥江。

望亭及那似水流年的属于望亭的故事呢？一定还在运河里。微风不燥，残絮时飞，我们更多的时间就站在运河边，看着一艘艘货船来来往往。有的满载货物，吃水很深，就怕一个浪头打来就会把船淹没。有的可能刚刚完货，船头高高耸起，速度很快。船家多是夫妻档，丈夫掌舵，妻子立在船头，拿着对讲机指挥方向。正当我们捏一把汗，以为会跟迎面驶来的空船相撞时，一个擦肩，其实什

滦州夏夜

□ 沈惠勤

走进滦州古城的街衢已是傍晚，远远看到，渐淡的天幕映衬着滦州古城头，庄严恢宏，不由加快了步伐走近去。

音乐声穿透黛色的天空，热烈而又殷切地传来，我们撞上了古城即将到来的喧嚣里。广场上团团围坐着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空气里弥漫着高分贝的现代音乐，古的建筑萦绕着今的旋律，如同一个老人含饴弄孙，任凭孙辈嬉戏调皮，没有一点倦意。不一会儿华灯初上，古城珠围翠绕，成了《红楼梦》里的老祖宗。

在小吃店寻寻觅觅，想要饱餐一顿滦州特色风味。经人建议，点了一盆滦州大饽饽，据说是滦河流域老百姓创造的民间小吃。手机查阅得知，饽饽，又称咯扎、擀着、隔着，由豆面做成，似饼形，切成块，熬菜吃、炸着吃或炒菜吃，是唐山百姓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、迎来送往的必备之物，当地还有“不吃饽饽宴，不算到唐山”的说法。

饽饽种类繁多，不能悉数尝遍。正是夏日之中，何不来一盆饽饽炒鸡蛋，软糯鲜滑，煞是诱人。不出几分钟，北方唐山味由唇间滑润到心底，便存了一份铭心的夏日纪念。

就过餐，走出店家，已是华灯绚烂。斑斓闪烁的灯光是极好的装点大师，街衢似琼瑶仙境。刺槐、白雪木跃入眼帘，它们高高大大，枝干上无

一例外地坠着无数小灯，星星一样，疑似琼枝玉叶。只有从枝丫间穿越而来的风才是真真切切的，剔透翅膀，给人一个感觉：凉。这北方的夏夜果真与江南的闷热有所区别呀。

排着长队的摊位上叫卖着各种小吃，泰国香蕉竹、长沙臭豆腐、章鱼小丸子、驴打滚、炒米粉、烤生蚝、烤苕皮……有的散着热气，有的冒着凉气；有的正新鲜出炉，有的已待价而沽；有的堆成圆盘，有的垒成小塔，有的任性散乱一摊。

见一片一片金灿灿的小饼，名曰棋子烧饼，好文艺范啊，却原来是滦州特产。口渴，看见一瓶大白梨清凉汁，透明的玻璃瓶状似花露水，果敢买下，喝一口，满嘴泡泡，犹如汽水，甜到黏嘴。

沿街摆放着众多衣袂飘飘的塑料模特，吸引着到此一游的姑娘们。

么都没有发生。运河自有其默契与韧度，正是这样的默契与韧度，让运河顺畅通行了几千年。

我想船家夫妇也有他们的故事，只是舟车劳顿多一些，离愁别绪多一些，然而往前推，迎来送往，愁绪却浓得化不开。水长路远山高，古人出行远比我们想象的漫长且艰辛，所以离别是一件大事，送别才那么郑重。此去，水一程，山一程。归期？君问归期未有期。所以在离别的那一刻，人们很自然地会抓取一些剪影，用以定格及回望——一些风物，一座亭，还可以是一片浅浅的湾。

运河对岸，正有一片浅浅的港湾，泊着一排满载的货船。那是历史上的“停靠”留下的淡淡痕迹，也在娓娓诉说着运河的悠悠往事。其实望亭的运河历史要远早于“御亭”时期。公元前495年，为抗楚，吴王夫差指挥吴地民众在望亭铲下第一锹土，开凿河道，经无锡到达常州奔牛，然后入长江。吴王的雄霸南方、北图中原指望望着千秋万代，不想那条不经意间开凿的运河，才是真正的千秋万代。历史莞尔一笑。

历史上，望亭多次归属常州，才有常州刺史李袭誉改名望亭一事，也才有杨万里的“常州处处是望亭，已离常州第四程”。然而不管隶属关系如何变，那份与运河的情缘已然水乳交融。运河在，望亭就在。

大凡名山，多有独特之处，或历史经纬，或地理方位，或名人效应，不一而足。而福建宁德的太姥山之所以出名，也许就在于它的温暖情怀。

凡进山者，必经夫妻峰广场。立足于此，抬眼望山，正前方，两块石头紧密相拥，神似夫妻，故名夫妻峰。右侧一大群石峰高耸云霄，神采翩跹，动感十足，号称十八罗汉齐赴高宴。左边一只小猫鼬带着它的家庭成员翘首相望，神态可掬，好像羡慕至极。

到达顶峰的路主要有两条，一条迎紫烟岭而上，一条攀乌龙岭前行。眼见天色渐晚，我选了一条拾级而登，不觉到了一线天。左右两座石峰相对，窄处仅容一人通过，还要侧身方能前移。双峰带来的压迫感，一度让人喘不过气，欲快走万分艰难，想回头欲罢不能。还好随身物品不多，总算过了这一关。稍缓了口气，心想多少级了？有点爬不到尽头之感。忽然有人冒出一句：“这才爬了一半。”顿时心凉了半截。

稍事休息，继续前行。转折处，石峰更加险峻。仰头而望，陡峭的石阶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，仿佛天阶一般。前方平台的人倚着石栏杆招手呼唤，犹如“有朋自天上来”。我们几个滞慢之人，陡然新生一股力量，奋勇攀登，想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。到达“海上仙都”时，行程已过三分之二。站在观景

台极目远眺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太姥山下左右两山之间，宽阔的平地带着向外延伸，前面就是太姥山镇，再向外就是出海口了。出海口左边的三座山露出山嘴，像一对鳄鱼带着它们的小鳄鱼前行。右边一山则像一条蟒蛇紧盯着鳄鱼一家不放，似乎在努力保护着身后即将孵化的蛇蛋。近处山脚，玉湖、龙潭湖陪伴左右，像两面大大的镜子，照耀着整座山峦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我们直奔覆鼎峰而去。凉风习习，再酷烈的暑气到了这里，也失去了威力。覆鼎峰，太姥山最高峰，海拔917.3米，峰顶狭小，状如倒覆之鼎，故而得名。不知不觉中，暮色已经覆盖整座山峰，远处晚霞连天，山下华灯初上，恍若一条天河。

夜宿山中，次日迎着清晨的阳光顺紫烟岭而下，一路奇峰怪石无数。“九鲤朝天”“双翁垂钓”“高僧说法”“玉猴照镜”“仙人锯板”“海狮望天”“猫扑鼠”“龟蛇相会”“一柱擎天”……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奇。

坐在半山腰的凉亭小憩，眼前的崖壁上刻着赵朴初所题“太姥胜景”，旁边配以篆体“果然名山”，心里不由得感叹：

太姥胜景，果然名山！

太姥胜景

□ 琴声

台极目远眺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太姥山下左右两山之间，宽阔的平地带着向外延伸，前面就是太姥山镇，再向外就是出海口了。出海口左边的三座山露出山嘴，像一对鳄鱼带着它们的小鳄鱼前行。右边一山则像一条蟒蛇紧盯着鳄鱼一家不放，似乎在努力保护着身后即将孵化的蛇蛋。近处山脚，玉湖、龙潭湖陪伴左右，像两面大大的镜子，照耀着整座山峦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我们直奔覆鼎峰而去。凉风习习，再酷烈的暑气到了这里，也失去了威力。覆鼎峰，太姥山最高峰，海拔917.3米，峰顶狭小，状如倒覆之鼎，故而得名。不知不觉中，暮色已经覆盖整座山峰，远处晚霞连天，山下华灯初上，恍若一条天河。

夜宿山中，次日迎着清晨的阳光顺紫烟岭而下，一路奇峰怪石无数。“九鲤朝天”“双翁垂钓”“高僧说法”“玉猴照镜”“仙人锯板”“海狮望天”“猫扑鼠”“龟蛇相会”“一柱擎天”……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奇。

坐在半山腰的凉亭小憩，眼前的崖壁上刻着赵朴初所题“太姥胜景”，旁边配以篆体“果然名山”，心里不由得感叹：

太姥胜景，果然名山！